

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主办

- ❖ 浙江吴语的特征..... 傅国通 (1)
- ❖ 张曦书记考察我资料中心..... (31)
- ❖ 吴朝晖副校长来我中心考察工作..... (31)
- ❖ 日本创价大学水谷诚教授来我中心与研究生座谈..... (34)
- ❖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的报告内容..... (35)

2008年第1-2期(总第20-30期)

2008年6月



编辑部地址： 中国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东一教学楼五楼、六楼

邮政编码： 310028

电话(传真)： 86-571-88273589

Email: hyshi@ema.zju.edu.cn

印发日期： 2008 年 6 月 30 日

印发份数： 250 份

论文选刊

- 浙江吴语的特征·····傅国通(1)

基地建设

- 张曦书记考察我资料中心····· (31)
- 吴朝晖副校长来我中心考察工作····· (31)

学术交流

- 颜洽茂教授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 (33)
- 本中心召开省内专家咨询会议····· (33)
- 日本创价大学水谷诚教授来我中心与研究生座谈····· (34)
- 颜洽茂教授率团赴香港考察····· (34)
-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的报告内容····· (35)
- 南京大学中文系刘晓南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6)
- 南开大学石锋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6)

研究生动态

- 中心博士、博士后举行论文开题报告会.....(37)
- 中心举行 2007—2008 秋冬学术沙龙.....(37)
- 汉语言研究所第二届论文报告会圆满落幕..... (38)
- 我中心五位同学荣获第十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奖学金..... (39)
- 南开大学石锋教授与我中心研究生进行学术座谈..... (40)

感谢赠书

- 感谢赠书..... (41)

浙江吳語的特徵

傅國通

在浙江境內吳語地廣人多，是浙江省的主體語言。吳語分佈全省各個縣市，包括浙南閩語分佈區的蒼南、洞頭等縣，也包括浙西徽語分佈區的淳安縣和建德市。

各地吳語（地點）方言，歧異紛呈，令人眼花繚亂。在已調查的 70 多個地點方言中，還沒有發現有哪兩處方言是相同的。明清時代，浙江省設有 11 個府（杭、嘉、湖、寧、紹、台、溫、處、金、衢、嚴）75 個縣。可以說每一個縣都至少有一種方言土語。比如今臨安市原是臨安、昌化、於潛三個縣，那裏仍有臨安話、昌化話和於潛話；今金華市原是金華和湯溪兩個縣，那裏的金華話和湯溪話依然殊異。

吳語作為一個漢語方言區，內部雖然有諸多錯綜複雜的分歧，但是異中見同，有其內部一致和比較一致的語言特徵，與閩語、粵語、贛語等漢語方言區有別。以下分別簡述語音、語彙和語法方面的特徵。

一 語音方面

聲母

1、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如：[b] [d] [g] [dz] [dʒ] [z] [ʒ] [v] [ɦ] 等。保持“幫滂並”“端透定”“見溪群”等古聲母（全清、次清、全濁）的三分系統。一般是“幫端見”母今讀不送氣清音 [p t k / tɕ]， “滂透溪”母今讀送氣清音 [pʰ tʰ kʰ / tɕʰ]， “並定群”母今讀不送氣濁音 [b d g / dʒ]。例如：

	豹 _幫	炮 _滂	鈔 _並	丹 _端	灘 _透	檀 _定	貢 _見	空 _溪	共 _群
杭州	pɔ	p'ɔ	bɔ	tẽ	t'ẽ	dẽ	koŋ	k'oŋ	goŋ
寧波	po	p'o	bo	te	t'e	de	koŋ	k'oŋ	goŋ
溫州	puɔ	p'uɔ	buɔ	ta	t'a	da	koŋ	k'oŋ	dzyɔ

(少數方言，如慶元話古全濁聲母全部清化，讀不送氣清音。又如金華話白讀音上聲全濁聲母清化，讀不送氣清音。)

這是吳語最重要的語言特徵，也是目前區分吳語與非吳語的首要標準。此外，吳語在語音上還有下述一些特徵。

2、古疑母字多數今讀鼻音聲母：在洪音前讀[ŋ]聲母，在細音前讀[n̩]聲母。例如：

	湖州	紹興	寧波	臨海	里安	衢州	麗水
牙：	ŋa	ŋo	ŋo	ŋo	ŋo	ŋa	ŋuo
義：	n̩i	n̩i	n̩i	n̩i	n̩i	n̩i	n̩i
嶽(岳)：	ŋo?	n̩yo?	ŋo?	ŋo?	ŋo	ŋə?	ŋʌ?
玉：	n̩io?	n̩io?	n̩io?	n̩io?	n̩yo	n̩ya?	n̩io?

3、古日母字今有文讀音和白讀音的分別，文讀音一般是擦音聲母[z]或[ʒ]（少數字讀塞擦音dz或 dʒ），白讀音是鼻音聲母[n̩]或[n̩]。非口語常用字一般只有文讀音，口語常用字也有的沒有文讀音。以下舉例，斜線前為文讀音，後為白讀音。例如：

人：	嘉興	zen/n̩in	紹興	ziŋ/n̩iŋ	定海	zoŋ/n̩iŋ	溫州	zaŋ/n̩iaŋ
肉：	平陽	zo/n̩iu	衢州	ʒyə?/n̩yə?	金華	ʒyo?/n̩yo?	永康	zu/n̩iu
日：	湖州	zə?/n̩iə?	富陽	ʒiɛ?/n̩ie?	寧波	ʒyə?/n̩ie?	永嘉	zai/ne

“兒、耳、二”多數方言白讀鼻音自成音節，如溫州都讀成[ŋ]，聲調分別為陽平、陽上、陽去；金華都讀成[n̩]，聲調分別為陽平、陰上、陽去。

杭州方言一般不分文白讀，多為文讀音。

4、古微母字今有文讀音和白讀音的分別，文讀音一般是擦音聲母[v]（少數讀零聲母），白讀音是鼻音聲母[m]，少數是 [m n̩ ŋ] 自成音節。非口語常用字一般只有文讀音，口語常用字有的無文讀音。以下舉例，斜線前為文讀音，後為白讀音。例如：

蚊:	平湖	vən/mən	湖州	ven/men	奉化	væŋ/mæŋ	樂清	vaŋ/maŋ
晚:	永嘉	va/ma	海鹽	vɛ/me	仙居	va/ma	臨安	fiuε/me
尾:	樂清	vi/mi	江山	vi/mie	湖州	vi/m	長興	vi/n
望:	嘉興	vā/mā	余杭	vā/mon	寧波	vō/mō	金華	vaŋ/mon

杭州方言只有個別字有白讀音，如“晚”[me]陰上。

5、“鳥”字，文讀音為鼻音[n̩]聲母，白讀音為塞音[t]聲母，與古音（端母）“都了切”相合。例如：紹興[n̩io/tio]，臨海[n̩iΛ/tiΛ]，溫州[n̩ia/tiɛ]，金華[n̩iau/tiau]，寧波[n̩io/tio]。

“蟹”字，古音胡買切，開口二等上聲蟹韻匣母；今音讀清音聲母[h]或[ç]，即讀如曉母，不符合匣母演變規則。例如：寧波、紹興、溫州[ha]，杭州[çie]，武義[çia]。

“懈”字，古音古隘切，開口二等去聲卦韻見母，今音讀濁音聲母[g]或[dʒ]，即讀如群母，不符合見母演變規則。例如：杭州、寧波、紹興、義烏[ga]，永康、武義[dzia]。

韻母

6、古咸、山兩攝的字，今音韻母不帶鼻音尾，讀口音韻或鼻化韻。例如：

	南	膽	店	灘	變	短	全
杭州	nẽ	tẽ	tiẽ	tẽ	piẽ	tuõ	dziẽ
寧波	nvi	tɛ	ti	tɛ	pi	tø	dziY
台州	nø	tɛ	tiɛ	tɛ	piɛ	tø	zyo
溫州	nø	ta	ti	t'a	pi	tø	fiyø

少數地點如松陽、遂昌等，仍收鼻音尾。

7、古蟹攝二等字，今音韻母不帶母音[i]尾，讀開尾韻母，例如：

	排	柴	齋	賣	奶	矮	敗	怪
永嘉	ba	za	tʂa	ma	na	a	ba	ka
雲和	bɔ	zɔ	tʂɔ	mɔ	nɔ	ɔ	bɔ	kua

嵊州	ba	za	tʂa	ma	na	a	ba	kua
永康	bia	ʒia	tʂia	mia	nia	ia	bia	kya

8、古深、臻、曾、梗四攝的字，今音有鼻音韻尾的，一般為[-n]或[-ŋ]，但不對立，無辨義功用，亦即只有一個鼻尾音位。例如：

	金=斤=京	林=鄰=靈	吟=銀=凝=迎	針=真=蒸=征
杭州	tʂiŋ	liŋ	niŋ	tsəŋ
嘉興	tʂin	lin	niŋ	tsən
寧波	tʂiŋ	liŋ	niŋ	tʂiŋ
溫州	tʂiaŋ	leŋ	niaŋ	tsaŋ≠tseŋ

9、古咸、山兩攝見系一二等字，多數地點不同韻，其二等字白讀音為洪音。例如：

	德清	長興	臨安	義烏	永康	諸暨	永嘉
咸敢	kø	kɿ	kœ	kʉ	kʉɿ	kõ	kø
咸減	kɛ	kɛ	kɛ	kɔ	ka	kẽ	ka
山肝	kø	kɿ	kœ	kʉ	kʉɿ	kõ	kø
山奸	kɛ	kɛ	kɛ	kɔ	ka	kẽ	ka

10、“大”字，白讀音“唐佐切”，果攝開口一等去聲個韻定母；文讀音的韻母接近北京音[a]，大都符合蟹攝開口一等去聲泰韻定母“徒蓋切”。例如：紹興、蕭山[da/do]，嘉興、嘉善[da/dəu]，長興、安吉[da/du]，金華、湯溪[da/duɿ]，溫州、里安[da/dɿu]。

11、“打”字讀“德冷切”，梗攝開口二等上聲梗韻端母，不跟假攝開口二等馬韻相混。例如：海寧、湖州[tā]，嘉善、桐廬、新昌[tǎ]，平湖、嘉興[tǎ]，遂昌[tiaŋ]，溫州[tie]，永嘉[tɛ]，金華[taj]，東陽、義烏[nɛ]（端母讀鼻音）。

杭州多讀[ta]，跟“冷”字不同韻，跟北京音相同，不合“德冷切”。

聲調

12、聲調分類以古“平上去入”的調類系統為基礎。不管今分幾個調類，都依聲母的清濁分為陰調和陽調兩類。陰調只拼清音聲母，包括緊喉鼻流音聲母；陽調只拼濁音聲母，包括帶濁流鼻流音聲母。可以簡括為“陰清陽濁”。

13、分 8 個調類的最為普遍，有 40 來個方言點，如紹興、溫州、嵊州等。其次是 7 個調類的，有 20 來個方言點，如杭州、金華、麗水等。分 6 個調類的有 5-6 個方言

點，如永康、諸暨等。此外，還有 9 個調類的，如嘉興。5 個調類的，如寧波新派。4 個調類的，如慈溪澁山。7-8 個調類是主要類型。8 個調類即“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少於或多於 8 個調類的都在 8 個調類的格局上分併增減。

14、各地吳語，不管調類系統相同與否，其調值大都自成系統，一地一套模式。但也有共同的特點：①陰調清聲母字調值較高，陽調濁聲母字調值較低。可以簡括為“陰高陽低”。②舒聲平上去的調值舒長（上聲有例外），入聲的調值短促（溫州等方言例外）。可以簡括為“舒長入短”。③多數點調域較窄，調值一般不很明朗清晰，同陰調或同陽調之間難區分，一般絕對音高偏低。

15、上聲，尤其是全濁上，在聲調分類中除 8 調方言外大都發生變化：①全濁上歸陽去，如杭州。②全濁上歸陽平，如臨海。③全濁上歸陰上。如金華白讀音。④次濁上歸陰上，如余杭。⑤次濁上歸陽平，如溫嶺。⑥次濁上歸陽去，如安吉孝豐。⑦清上歸陰平，如象山。⑧清上歸陰去，如蘭溪文讀音。⑨次清上歸陰去，如嘉善。⑩次清上歸陽去，如平湖。

16、入聲已經發生不同情況的變化：①調值變舒長，調類仍為入聲，如溫州片。②調值變舒長，入聲調類消失，清入併入陰上，濁入併入陽上。如婺州片的永康。③部分入聲字的調值變舒長，有的併入舒聲調，有的仍為入聲。如金華部分清入字併入陰去，部分濁入字併入陽去。武義部分濁入字併入陽上，部分濁入字仍為入聲。義烏（7 個調的）清入併入陰平。

17、調類系統有簡化趨勢，上聲的分併是調類趨簡的濫觴。70 多個方言點，少於 8 個調類的有 30 多個方言點。其中多數是 7 個調類的。少數為 6 個調類，也有 4 個、5 個調類的。都說寧波方言是 7 個調類，其實寧波城裏，6 個、5 個、4 個調類的都普遍存在。寧波市郊莊橋鎮，寧波轄區慈溪市、余姚市 4 個調類早已成為主流。從各地調類簡化的現狀看，似有兩種簡化的途徑和方式：一是“入聲舒化，併入舒聲調，平上去舒聲調不變”，可以稱為永康方式；二是“舒聲混化，平上去逐步合併，最終併為陰陽兩個舒聲調，入聲不變”，可以稱為慈溪方式。

18、連讀變調現象很普遍，包括一般的純語音的變調及跟語義語法結構有關的變調。以語音變調說，浙北片以後變型為主，其他各片以前變型為主。連調模式種數比連讀前的連調組合種數少得多。如武義方言兩字連調組合有 64 種，而連讀後的連調模式只有 27 種。

二 詞彙方面

方言詞彙特徵一般指方言詞彙和共同語詞彙的差異部分，並主要表現在日常生活詞彙方面。下面列舉一些浙江各地吳語內部一致或多數一致的方言特徵詞語，以及從詞義和詞形構造方面比較方言和普通話的差異特點。

(一) 一般常用的方言特徵詞

日頭 太陽。有的也寫作熱頭。

黹 虹。音吼_{去聲}。通常寫作鬚，也是同音借用字。從字形看，寫作黹比較好。

面、面孔 臉，臉蛋。

借手 左手。有的寫作濟手。右手說順手。

新婦 兒媳婦。

囡 女兒。

事幹、事體 事兒、事情。

生活 活兒，一般指農活兒、手工活兒。

用場 用處，用途。

花頭 花樣。

銅鈿 一種貨幣，泛指錢財，鈿音田。

鑊 鐵鍋。

薄刀 切菜刀。

鷓 風箏。也說鷓子、鷓兒或紙鷓。

料作 作料。

量氣 氣量。

輪盤 輪兒。

腳 留在容器底下的剩餘物。茶腳，油腳，酒腳。

窠 窩。雞窠，被窠。

篋 音部，竹編似籬筐的器具。

漉 音窩_{去聲}，糞便。通常寫作汙，但戈韻和模韻有區別的方言，音不合。

活猴 猴子。也說胡猴。（活是胡的促化音）

片 音如盤，量詞，一片店。

部 量詞，一部汽車。

絞	量詞，兩絞毛線。
坎	量詞，一~路，兩~字。
廿	數詞，二十。~也可寫作念。
兩	數詞，可用於序數。兩年級，第兩名。
困	睡，睡覺。也說~覺。困的分化字。
漚	音鋪，液體沸騰溢出，也指容器裏粒狀或粉狀物盛得太滿撒落出來。
扞	音跨，捕捉，把握。~魚，~筆。
掇	雙手端物。鉢頭~過來。
汰	洗滌。~衣裳。
掙	強予。硬把東西送給或賣給人。
逡	音耕，鑽，竄。小伢兒不要~來~去。
落	私下克扣錢物。裁縫弗~布，老婆出屁股。
烏	熄滅。煤爐~掉勒。
過	傳染。
調 _{陽去}	換。
調排	捉弄。
嬉	遊玩。
佗	音馱，拿，取。
解	用鋸子鋸。解板。
推板	差，不好，相差。
靈清	清楚。
後生	年輕。
值鈿	疼愛，憐惜。
做人家	節儉
闊	寬
狹	窄
斬	音斤，吝嗇，當用的財物捨不得用。
壯	(人) 胖，(動物) 肥。
(粥) 薄	稀。

(粥) 厚 稠。

(人) 長 高

(看) 牢 (看) 住

木 (思維、行為等) 反應慢，不靈敏。

弗、 否定副詞，跟“不”相當。

忒 音脫，程度副詞，跟“太”相當。

匙 音夷_{去聲}，表示重複或並立的副詞，跟“又”類似。《山歌》作唛。

個 助詞，相當於“的”。聲母是[k]，有時念濁音[g]或[ŋ]。

(二) 古語遺留的方言特徵詞

有些古語詞在普通話裏已經不用，而在各地吳語裏仍然沿用，成為常用詞。選錄一些如下：

滓 擋住容器裏的固體倒取或倒去液體。《廣韻》“鄙密切：去滓”。

庖 放食物食器的廚子。《集韻》：居拜切，“所以庀食器者”。

箸 筷子。《集韻》：遲據切。《玉篇》：“飯具也”。

筩 曬衣服用的竹竿兒。《集韻》：下浪切，“竹竿也”。

縫 塵土。《集韻》：蒲蒙切，“~，塵也”。

榘 核兒。《集韻》：胡骨切，“果中實也”。

皴 皮膚受凍或被風吹而乾裂，也指土地或器物的裂縫。《集韻》：恥格切，“皴也”。

榑 桃柴等用的擔扛，兩頭尖或不尖的。《集韻》：粗叢切，“擔兩頭銳者”。

掌 斜柱，支撐。《集韻》：恥孟切，“支柱也”。

脬 膀胱。《廣韻》：匹交切，“~，腹中水府”。

筩 竹篾編制的圓形淺口的器具。《集韻》：徒蓋切，“海隅謂籃淺而長者曰~”。

鏊 平底鐵鍋，烙餅用。《集韻》牛刀切。“鏊，釜屬。”

膻 食物腐爛的氣味。《廣韻》：烏孔切，“臭貌”。《集韻》：烏貢切，“臭氣”。

岬 山峽。《集韻》：古押切，“兩山之間謂之~”。

皴 平整的濕物而皺起。《集韻》：克角切，“幹也”。

- 犢 牛的叫聲，喚牛聲，小牛。《集韻》：烏猛切，“犢也，一日牛鳴”，《玉篇》：“喚牛聲”。
- 柝 筏子，水上交通工具，一般用竹子平排編紮而成。《廣韻》：蒲佳切，“柝筏也”。
- 蹠 器物上的缺口。《集韻》：牛轄切，“器缺也”。
- 敲 把卷著、裹著、折著的東西打開。《集韻》：他口切，“～，展也”。
- 鑿 在缸沿、皮子或粗糙的布上磨刀，也泛指磨擦。《集韻》：蒲計切，“～，治刀使利”。
- 痾 噁心欲吐。《集韻》：方願切，“～，心惡病”。
- 陪 斜靠。《集韻》：巨代切，“《博雅》倚也”。
- 囤 藏，放。《集韻》：口浪切，“藏也”。
- 版 使物分開、破開、撕開。《集韻》：匹麥切，“～，分也”。《文韻》：普陌切，“破物也”。
- 退 禽畜宰死後用開水浸燙除毛。《集韻》：通回切，“以湯除毛”。
- 趯 彈起、跳起、濺起。《集韻》：巴校切，“跳躍也”。
- 跼 蹲。《廣韻》：苦胡切，“～，蹲貌”。吳語讀如群母。
- 扞 用母指和食指搓擦。《廣韻》：亡列切，“摩也，批也”。
- 廋 比量高低長短。《集韻》：於建切，“物相當也”。
- 闕 分隔。《廣韻》：於小切，“～，隔也”。
- 柳 攪拌。《集韻》：刀九切，“捫也”。
- 齧 門牙露出唇外。《集韻》：步化切，“齒出白”。
- 蹇 跨步。《廣韻》：白銜切，“步渡水”。
- 曝 把衣服放在太陽底下或在透風的地方晾乾。《集韻》：浪宕切，“暴也”。
- 給 棕板、橫樑等中間部分下垂呈弧形。《廣韻》：徒亥切，“絲勞也”。
- 燂 水煮或油炸。《廣韻》：士洽切，“湯～”。《集韻》：實洽切，“《博雅》：淪也”。
- 盅 盛（物）。《集韻》：涉慮切，“吳俗謂盛物於器”。
- 頽 淹沒。《廣韻》：烏沒切，“內頭水中”。
- 揞 用手按。《集韻》：丘禁切，“按也”。
- 滲 液體往下滴。《廣韻》：都計切，“～，漉也”。

- 杨 融化、熔化。《廣韻》：與章切：“釋金”。
- 趨 間逛。《集韻》：大浪切，“～，逸遊”。
- 滿 洞孔彌塞。《集韻》：母官切，“說文：平也”。《廣韻》：“無穿孔狀”。
- 撻 推，扶。《集韻》：損動切，“～，推也”。
- 紵 縫製。《集韻》：下庚切，“刺縫”。
- 搯 俗作撻，抓取。《玉篇》：仄加切，“取也”。《集韻》：莊加切，“說文：又取也”。
- 滌 把衣服髒的部分洗一洗。《廣韻》：子仙切，“～，洗也”。
- 挈 提，拿。《廣韻》：苦結切，“～，提～，又持也”。
- 佻 拼合。《集韻》：葛合切，“～，合也”。
- 鹽 用作動詞，醃。《集韻》：以贍切，“以鹽漬物”。
- 撿 抓。《集韻》：烏化切，“吳人謂挽曰～”。
- 剝 切、削。《集韻》：攀糜切，“刀折也”。
- 碾 碾壓（使之平實）。《廣韻》：吾駕切，“～，碾也”。
- 舂 舂（米）。《集韻》：測洽切“說文：舂去麥皮也”。
- 勦 （器物）磨損。《廣韻》：羊至切，“勞也”。
- 𣪠 以物易物。《集韻》：都對切，“說文：市也”。
- 軟 吸吮。《玉篇》：子律切，“～，吮也”。
- 揅 帶水的東西放在籃裏讓水漏乾。《集韻》：劣戍切，“去滓汁曰～”。
- 遑 亂竄，匆忙行走。《集韻》：疾蓋切，“疾走貌”。
- 𥇑 睜大眼睛瞪人。《集韻》：杜孔切，“吳楚謂𥇑目顧視曰～”。
- 𦉳 張著，拉緊。《集韻》：披庚切，“張弦也”。又悲萌切，通作繃。
- 筮 傾斜，不正。《廣韻》：遷謝切，“斜逆也”。
- 腓 瘦（肉）。《集韻》：咨盈切，“肉之粹者”。
- 稔 子實不飽滿。《集韻》：益涉切，“禾不實”。
- 賺 錯誤。《集韻》：直陷切，“廣雅：市物失實”。《玉篇》：“錯也，重賣也”。
- 罅 俗作豁，器物裂開。《集韻》：虛訝切，“說文，裂也”。
- 愜 豪～，快，爽快。《玉篇》：訴到切，“快性也”。

望 量詞，層，排。《廣韻》：毗至切，“～，地相次～也”。

洒 量詞，點，滴。《集韻》：當各切，“～，滴也”。

寤 用於睡眠的量詞，從入睡到醒來為一～。《廣韻》：呼骨切，“睡一覺”。

（三）從詞義和詞形方面比較的差異特點：

1、詞義相同，構詞語素完全不同，亦即“名異實同”，同一意義概念方言和普通話用完全不同的形式載體（詞形）。舉例如下，斜線前是方言，斜線後是普通話。

闊 / 寬 狹 / 窄 睡 / 睡 紙鷗 / 風箏 頭頸 / 脖子

面桶 / 臉盆 辰光 / 時候 日頭 / 太陽 蛭 / 虹

2、詞義相同，構詞語素部分不同。下列各詞中的兩個語素一同一異。例如：

信殼 / 信封 相打 / 打架 翼膀 / 翅膀 用場 / 用途

長遠 / 長久 糖霜 / 白糖 事幹 / 事情

3、詞義相同，構詞語素排列次序不同。例如：

料作 / 作料 量氣 / 氣量 鬧熱 / 熱鬧 人客 / 客人

歡喜 / 喜歡 魂靈 / 靈魂 定規 / 規定

4、詞義相同，構詞語素音節多寡或詞綴（有無）的不同。例如：

健 / 健康 抹桌布 / 抹布 溫吞水 / 溫水 穀 / 稻穀

鼻頭 / 鼻子 啞子 / 啞巴 學生子 / 學生 角落頭 / 角落

5、構詞語素相同，詞義完全不同。亦即“名同實異”，同一名稱（形式載體）方言和普通話所指的概念物件完全不同。這一類詞在言語交際中最容易引起混淆，造成誤會或笑話。例如：

蠶豆：普通話指（子實）扁而橢圓的一種豆，寧波話、紹興話等則指小而滾圓的一種豆，即普通話的豌豆。而普通話的蠶豆，寧波話叫倭豆，紹興話叫羅漢豆，金華話叫佛豆，溫州話叫淮豆，等等。

肉麻：普通話指由輕佻或虛偽的言語、舉動所引起不舒服的感覺。而海寧話、平湖話等卻指心疼。

老娘：普通話指老母親，方言如桐廬話等卻指妻子。

老子：普通話指父親，又用於驕傲的人自稱，桐廬話、諸暨話等卻指丈夫。

媽媽：普通話指母親，嘉興話、嘉善話等卻指乳房和乳汁，無怪乎有人戲說：媽

媽的媽媽沒有媽媽（母親的乳房沒有乳汁）。

道地：普通話指真正的，純粹的，真正的有名產地生產的。如：一口道地的北京話。道地藥材。而紹興話等指門前的場地，松陽話等指俊美、漂亮。

6、構詞語素相同，詞義部分不同。有的詞義範圍比普通話寬，有的詞義範圍比普通話窄，有的只是在某一用法上顯示差異。例如：

長短的長：方言可以說“阿弟比阿哥長”。普通話不能這麼說，得說“弟弟比哥哥高”。在這裏方言的“長”等於普通話的高，方言的“長”具有“高”義。

冷、涼、緊：都是最普通的形容詞。普通話“飯涼了。”方言說“飯冷罷”。這兒方言的“冷”和普通話的“涼”同義。有些方言如衢州話說“涼得緊”。就是普通話的“冷得很”。這兒的“涼”具有“冷”義，“緊”具有“很”義。

坐牢：方言有“坐住”和“坐監牢”兩個意思，普通話只有“坐監牢”一個意思。

幾歲：是詢問年齡的，普通話限於詢問小孩兒，不可用來詢問年長者，方言裏沒有這個限制，因此說普通話時，一不經意就會說出“老伯，你今年幾歲？”這樣有失禮貌的話。

壯：方言兼指人的胖和動物的肥，普通話則專指人體的健壯。

肥：方言專指動物脂肪或多脂肪。普通話兼指動物肥壯、衣褲鞋襪寬大。

麵：方言一般指麥粉做成的細長的麵條。如“掛麵”“肉絲麵”。普通話兼指糧食碾成的粉末和其他粉狀物。如“白麵”“玉米麵”“胡椒麵兒”“藥面兒”。

打：詞義範圍差異最大的，大概莫過於“打”這個動詞了。普通話有 20 多個義項，其中多數義項是方言不具備的，都得把“打”換成其他相應的動詞。例如：打門/敲門，打柴/砍柴，打草/割草，打毛衣/織毛線衣，打井/開井，打格子/劃格子，打草稿/寫草稿，包袱打開來/包袱敲開來，打家具/做家具。

7、有些方言詞在普通話裏很難找到合適的對應詞。這類詞在方言詞彙中最有特色，但也最有地方局限性。例如：

娘力：指人的先天（出生前）的體質。如桐廬話說：哥哥比弟弟娘力好。

齡浪：指姑娘年齡容貌的最佳時期。如嘉善話說：（這）個姑娘正勒（在）齡浪（上）。

犯賤：指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永康話說“真犯賤，敬酒勿食，食罰酒”。

生輕、生重：指某一物體給人的分量感，或顯得輕、或顯得重，是對物質密度等物理性質的模糊通俗的說法。如金華話說：葵花子生輕猛個，一斤有一大包。生重個

蘿蔔好吃。

顧野：指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如舟山話說：騎腳踏車勿好顧野。

落軋：指被人抓住把柄而受指責、懲罰。如寧波話說：閒話講落軋。

发恹：杭州話的常用形容詞。含義比較寬泛，可以褒用，也可以貶用。有可愛、可贊、可玩、有趣等意思，也有可笑、可惡、可憎等意思。例如：男仔兒還是女仔兒發恹。個（葛）冒仔兒攪攪兒的東西越來越發恹勒。踏我一腳，還要說我不好，發不發恹。

三 語法方面

詞法

1 後綴“兒”

杭州話的“兒”，名聞遐邇。其實各地吳語裏“兒”綴的使用相當普遍，並非只有杭州一地。大致除浙北地區不用或少用“兒”綴外，其他地區大都有“兒”綴，或有功能相當於“兒”綴的其他語音形式。

杭州的“兒”念[əɪ]，自成音節，不影響前字韻母。如：布兒、帕兒、襪兒、篋兒、茄兒、糕兒、筒兒面、踏兒哥。

衢州、江山、開化、雲和、景寧、龍泉、松陽、遂昌等地，“兒”念[ni]或[nie]，作詞綴時，自成音節，不影響前字韻母。如：刀兒、桃兒、棗兒、帽兒、袋兒、鉤兒、瓶兒、兔兒、貓兒、蟲兒、小犬兒、小雞兒。

松陽、遂昌等地，還可以大量用作重疊式的動詞和形容詞的後綴。如：坐坐兒、寫寫兒、摸摸兒、洗洗兒、切切兒、講講兒、做做兒、紅紅兒、綠綠兒、黃黃兒、尖尖兒、扁扁兒、長長兒、壯壯兒。

東陽、義烏、浦江的“兒”，口語念[n]，作後綴時，變成前字的韻尾，韻尾前的元音讀長音(:)。如東陽的“弟兄”[di:n]，義烏的“刀兒”[to:n]，浦江的“馬兒”[mai:n]。

武義的“兒”，口語念[n]，作後綴時變成前字韻母的韻尾，並使韻母發生變化，構成一系列的“兒化韻母”。如“棗兒”念如“鎮”，“蝦兒”念如“荒”，“鞋兒”念如“引”，“李兒”念如“令”，“招弟兄”念如“招定”。

溫州、里安的“兒”念[ɲ]，作後綴時自成音節，不影響前字韻母。如溫州的“羊兒”[hi] [ɲ]、“頭兒”[dao] [ɲ]，里安的“男兒”[ne] [ɲ]、“羊兒”[hie] [ɲ]。

平陽的“兒”念[ŋ]，作後綴時，變為前字的韻尾，韻尾前的元音讀長音。如“凳兒”[ta:ŋ]、“頭兒”[de:ŋ]。

金華、湯溪的“韻母鼻化”相當於“兒”綴。如“兔兒”念[tʰi̯]；“弟兄”念[di̯ɛ̃]。這種鼻化音來源於“兒”綴，是“兒”綴音[n]弱化的結果。

慈溪、余姚的“兒”口語念[ŋ]。表示“兒”綴的功用時，它的表現方式跟金華、武義類似。例如：小貓的“貓”讀如“蠻”，麻將牌的“牌”讀如“盤”，兩毛花的“花”讀如“歡”，小狗的“狗”讀如“根”，冷飯頭的“頭”讀如“亭”。前三例是非鼻音韻變成鼻化音韻，後二例是非鼻音韻變成鼻輔音尾韻。

寧波、鎮海、舟山等地的“兒”綴已基本上消失。只有一些殘存痕跡。如“小鴨”的“鴨”和“鴨毛”的“鴨”不同音；“拐腳”的“腳”和“腳骨”的“腳”不同音。前者的讀音就是“兒”綴的殘留音跡。

臨海、溫嶺、黃岩、天臺、三門、仙居、龍游、永康、武義等地，有一種特殊的變調，它的功能相當於“兒”綴。其中以永康話最為複雜，有五個特殊變調。變調由本調變化而來。其規律是：陰平 44 調、陽平 22 調變為 324 調，如：小豬、小瓶。陰上 335 調，變為 53 調，如：小狗、小鬼。陽上 113 調，變為 24 調，如：小弟、小桶。陰去 53 調，變為 33 調，如：小兔、小秤。陽去 24 調，變為 11 調，如：小洞、小樹。這種變調也用於人名，永康人對於親近的人，習慣於叫名字的末一字，如某人名叫金水，就單叫“水”，並一定用變調，很有親切感。

溫嶺、臨海等地有兩個特殊變調，相當於“兒綴”的作用。如溫嶺平聲字變升調，仄（上、去、入）聲字變降調。如：桃，平聲 31 調，表示“兒綴”意義時則變成 15 升調；妹，仄聲 13 調，表示有“兒綴”意義時則變成 51 降調。

武義等地相當於“兒綴”的變調比較簡單，一律變成緊喉高短降調，頗似一般吳語的陰入調。

奉化話稱小動物和小植物時，往往後頭加個“細”字，相當於別地的“兒”綴。例如：小牛細、小豬細、小貓細、小雞細、毛竹細、冬瓜細、松樹細、芋艿細、番茄細。

2 副詞的後綴

相當於普通話“地”的副詞後綴有“叫”、“兒”、“個”、“裏”、“記”、“地”等。

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等浙北地區都用“叫”綴。常見的用例有：好好

叫（走），輕輕叫（講），慢慢叫（想）。這個後綴，在平湖、嘉善、桐鄉、海鹽、海寧等地用得更多。例如：省省叫（吃），細細叫（想），重重叫（謝謝伊），殺殺叫（打），大大叫（做），正正叫（切），靜靜叫（坐落來）。

遂昌、松陽、雲和、龍泉、衢州、開化、龍遊等浙西南地區都用“兒”綴。常見的共同用例有：好好兒（講），慢慢兒（走），輕輕兒（搖）。

溫州用“兒能”。如：慢慢兒能，輕輕兒能。平陽用“個兒”。如：慢慢個兒。里安用“爾兒”，如：輕輕爾兒，也可以用“能”，如：特特能。

蕭山、富陽等地用“寧”。如：好好甯，輕輕寧。

金華、蘭溪等地用“幹”綴，如：慢慢幹。臨海、黃岩等地用“氏”好好氏。三門等地用“記”綴，如：慢慢記。武義等地用“當”綴，如：好好當，輕輕當。浦江等地用“龍”綴，如：寬慢龍，懈懈龍。

各地大體都有個“個”綴。如：認認真真個（寫），松松寬寬個（講），高高興興個（去），好好個（做），慌急慌忙個（寫）。這個“個”綴，一般都有跟結構助詞“個”同形，聲母都是舌根音，有時清音，有時濁音。

3 後綴“子”和“頭”

“子”綴，見於吳語各地，其中嘉興、湖州、余杭、寧波、舟山、紹興等地區用得很廣泛，“子綴詞”非常豐富。這些地區已經不用或很少用“兒”綴，因而“子綴詞”也就相應地增多了。這符合語言發展過程中互相補償的規律。下面從嘉興、平湖、嘉善、寧波、舟山等方言舉些例子。

① 鞋子 繩子 車子 凳子 箱子 票子 珠子 碟子 鍋子 爐子 靴子 妹子

娘子 學生子

② 長子 矮子 瘦子 疾子 呆子 聾子 啞子 暗子 明子 苦腦子

③ 騙子 探子 拐子 敗子 起子 抵子（頂針） 叫子

④ 昨日子 前日子 隔日子 今年子 舊年子 前年子 後日子

方言裏的“子綴詞”比普通話多得多。普通話有些名詞不帶任何詞綴，方言裏都給加上個“子”綴，如“車子”、“學生子”。普通話裏有些帶“兒”綴的名詞，方言裏給帶上了“子”綴，如“珠子”、“碟子”。更突出的時間詞也給加上個“子”綴，如“前日子”“今朝子”

“頭”綴，在各地方言裏廣泛應用，“頭綴詞”非常發達。下面分類舉例。

- ① 斧頭 榔頭 樺頭 石頭 鼻頭 蒲頭 手頭（錢） 牌頭（背景） 布頭
- ② 賺頭 找頭 添頭 加頭（增添部分） 插頭 折頭 吞頭 保頭（保證人）
薦頭（介紹人） 算頭
- ③ 聽頭 講頭 看頭 望頭 吃頭 嬉頭 白相（玩）頭
- ④ 甜頭 苦頭 重頭 大頭 小頭 虛頭 花頭 暗頭 亮頭 蔭頭 老實頭
- ⑤ 盡頭 張頭 頭 包頭 份頭
- ⑥ 早晨頭 黃昏頭 五更頭 點心頭
- ⑦ 上頭 下頭 前頭 後頭 裏頭 外頭 橫頭 角落頭
- ⑧ 伍分頭 伍塊頭 拾塊頭 三間頭 五間頭 一家頭 二家頭
- ⑨ 阿二頭 阿三頭 阿四頭

方言裏“頭綴詞”比普通話的多得多，不同或不見於普通話的，俯拾即是。有些名詞普通話帶“兒”綴或“子”綴的，方言裏卻用了“頭”綴，如“斧頭”（斧子），“鼻頭”（鼻子），“口頭”（口兒、出口），“角落頭”（旮兒）；有些名詞普通話不帶任何語綴，方言裏帶上頭綴，如“紙頭”、“早晨頭”、“被頭”。

4 前綴“阿”和“老”

前綴“阿”，常用于親屬稱謂、排行和人名，一般都有有表示親切的情味。這個前綴，在浙北地區較常用。下麵是寧波、紹興、舟山、溫州、平湖、富陽、永康等地的例子。

用於稱謂：阿爺（祖父） 阿爹（父親） 阿太（曾祖父） 阿伯（伯父） 阿娘（祖母） 阿爸（父親） 阿姑 阿嬤（叔母） 阿哥 阿姐（姐姐、母親）

用於兄弟姐妹排行：阿大 阿二 阿三 阿四 阿小

用於人名時，永康話和舟山話的習慣是用在名字的後一個字上，如某姐妹倆叫“李如月”和“李如霞”，即叫“阿月”和“阿霞”。聽起來很有親切感。

前綴“老”，各地都有所應用，數量不多，常見的“老”綴詞有如下一些。

老公（丈夫） 老媽（妻子） 老灑 老財（富家） 老鴉（烏鴉）
老城 老婆子 老司（師傅） 老薑（生薑） 老鷄（老鷹） 老子（丈夫） 老娘（妻子） 老鼠 老虎 老瓶（一種瓶子） 老白 老二（妾）

5 “二”和“兩”

數詞“二”和“兩”的用法，方言跟普通話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最突出的要算金華地區各方言。如金華話，除了個別詞語（如：不二價）裏留有“二”字外，其他用“兩”的地方，不論單用或連用，不論基數或序數，一律用“兩”不用“二”。如：

- ① 一、兩、三……（一、二、三……）
- ② 十兩（十二）、念兩（二十二）
- ③ 三十兩（三十二）、四十兩（四十二）、五十兩（五十二）……
- ④ 第兩（第二）、初兩（初二）
- ⑤ 兩百、兩千、兩萬
- ⑥ 兩萬兩千兩百（二萬二千二百、兩萬二千二百）
- ⑦ 兩塊、兩塊、兩條、兩隻、兩個
- ⑧ 兩丈、兩尺、兩寸（二丈、兩丈、二尺、二寸、兩寸）
- ⑨ 兩丈兩（尺）（兩丈二尺、二丈二尺）

以上 9 項括弧時說的，是普通話的用法，對比可見，方言和普通話的用法有很大的差異。除①②③④四項外，其他五項的用法，各地方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跟金華等地大體一樣的。

“二十二、三十二、四十二……”溫州等地也說“念兩、三十兩、四十兩……”

除杭州把“25”說“二十五”外，嘉興、湖州、寧波、紹興、台州、麗水等地都說“念五”。

表示傻子意思的“250”，杭州、嘉興、湖州說“二百五”，溫州、麗水、金華、衢州說“兩百五”。

“十二”、“念二”、“二十五”，不少地方發生合音變化，讀成一個音節。

總的說來，方言裏，“兩”字比普通話用得更多，有的方言，如金華幾乎佔領了所有用二的地盤。值得注意的是，“兩”字竟闖進了序數的領域。

應當指出，由於不瞭解方言和普通話的用法差異，在說和寫、看和讀的時候，常常會出現混亂現象。嘴上說“兩”筆下寫“二”，或是看到紙上的“二”，嘴上說成“兩”。有人還誤認為普通話的“二”，方言讀“兩”，說方言“二”和“兩”不分，殊不知普通話用“二”的地方，方言已改用成“兩”，並非把“二”讀成“兩”。而“二”字自有其方言讀音（一般念 n、ni），只是用途很小罷了。

6 形容詞的重疊

方言裏，形容詞的重疊形式是比較多樣的。下面是幾種跟普通話不同的重疊形式。

“AAB”式

雙音節形容詞“AB”，前一成分“A”可以重疊，構成“AAB”的重疊格式。例如：

雪雪白 碧碧綠 蠟蠟黃 墨墨墨 冰冰冷 筆筆直 鏡鏡光 鐵鐵硬

這種重疊式表示“很”、“非常”的意義。比如“白”表示一般“白”，“雪白”比“白”進了一層，“雪雪白”即已達到了頂點。溫州、台州等地未見有這種重疊格式。

“ABB”式

溫州地區的一些方言裏，雙音節形容詞“AB”，後一成分“B”可以重疊，構成“ABB”的重疊格式。例如：

雪白白 筆直直 鐵硬硬 噴香香 稀簿簿

這種重疊格式也和“AAB”式一樣具有表示“很”、“非常”的附加意義。

“A 顯 A 式”

溫州、麗水等地區的方言裏，有一種由形容詞後加副詞“顯”組成的形容詞短語，形式簡短，經常重疊，構成“A 顯”或“A 顯 A”式的重疊格式，後者是前者的省略形式。這種詞化式的短語重疊格式表示“非常”的附加意義。例如：

好顯好（顯） 大顯大（顯） 多顯多（顯） 碎顯碎（顯） 熱顯熱（顯） 冷顯冷（顯）

“A 稀稀”式

嘉興地區等方言裏，形容詞、動詞、名詞、短語的後頭都可以加上“稀稀”，構成“A 稀稀”的重疊格式，表示“輕微、淺淡、仿佛、依稀”等附加意義。在具體語句中大致相當於“有點兒”、“有點兒像”、“像……似的”意思。這種重疊格式，用法靈活，用途很廣，名詞、動詞、短語一經帶上“稀稀”，就成為形容詞性詞語，很有表現力。例如：

紅稀稀（有點兒紅） 重稀稀（有點兒重） 狗稀稀（有點兒像狗）

小人稀稀（像小孩兒似的） 落雨稀稀（好像下雨似的）

想吃稀稀（有點兒想吃的感覺）

“A 猛 A 猛”式

金華地區等方言裏，有一種由形容詞後加副詞“猛”組成的形容詞短語，形式簡短，經常重疊，構成“A 猛 A 猛”的重疊格式。這種詞化式的短語重疊式表示“很”、

“非常”的附加意義。例如：

好猛好猛 多猛多猛 大猛大猛 高猛高猛 難過猛難過猛 勤力猛
勤力猛 高興猛高興猛

7 動詞的重疊

方言裏，動詞的重疊，從形式上看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是它的用法和意義跟普通話不盡相同，有自己的特色。

用在下列句式中，動詞的重疊有表示“動作完成”的意思。

信寄寄便來（寄了信就來）

飯食食再去（吃了飯再去）

這些句子裏的“寄寄”等於“寄了”，“食食”等於“吃了”這種用法不見於溫州、台州、麗水等方言。

用在下列句式中，動詞重疊有表示“祈使”的意思。

門關關好（把門關好）

話講講靈清（把話講清楚）

熱水瓶拿拿過來（把熱水瓶拿過來）

上述句子裏謂語部分都是單音動詞重疊帶補語，普通話裏沒有這種用法。就語氣句型看都是祈使句，用普通話對譯，都得用“把字句”。

在有些方言裏，有由“V 弗 V”省去否定詞“弗”的動詞重疊形式，構成一種疑問句。例如：武義話說：

阿本書儂望望？（這本書你看不看？）

儂飯食食哪？（你吃飯不吃飯？）

如果動詞是雙音節的，則由前一個音節重疊，如紹興話說：

儂歡歡喜？（你喜歡不喜歡？）

伊願願意？（他願意不願意？）

如果動詞前面有能願意動詞，則由能願意動詞重疊，如金華話說：

渠（他）肯肯來？（他肯來不肯來？）

儂敢敢講？（你敢講不敢講？）

動詞的重疊形式較有特色的還有下面兩種：

一是“A 記 A 記”，二是“A 法 A 法”。“記”原為量詞，已虛化無實義，“法”原指

“方式”，已虛化無實義。這兩種重疊格式均為表示一種持續反復的動作狀態。例如：

看記看記 摸記摸記 弄記弄記 跳記跳記 拉記拉記 踢記踢記 看法看法
摸法摸法 弄法弄法 跳法跳法 拉法拉法 踢法踢法

溫州話說：跳下跳下走下走下打下打下

句法

1 形量短語

在金華、衢州、溫州、麗水等地區的方言裏，有些形容詞，如“大”、“小”、“粗”、“細”、“碎”等，可以直接加在量詞前頭組成“形量短語”，充當句子的謂語、定語或補語等成分。例如：

金華：雞卵還比鴨卵大個些。

衢州：大個（葛）桃兒好吃。

麗水：光連紙比白報紙細張老。

龍泉：逸樣米比許樣米細粒些。

溫州：個個人比許個人大個仃。

平陽：厥仃米搭許仃米比起碎粒。

武義：阿些肉切得忒大塊。

松陽：揖種糯米碎粒多顯。

2 形量名短語

除了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區外，其他各地大都有“形容詞+量詞+名詞”的短語結構。例如：

蕭山、諸暨、余姚、奉化、臨海等地都可以說：大梗魚好吃。

三門等地說：小張紙。

天臺等地說：大株魚。

縉雲等地說：巧（小）莢魚弗好食。

武義等地說：大退屋好乘涼。

永康等地說：大粒佛豆。

松陽等地說：大粒魚兒好啞些。

3 數量動短語

普通話裏動詞的數量只能擱在動詞的後頭，如“走一趟”、“看一回”。可是

在金華、台州、寧波、紹興等地區的方言裏，動詞的數量也可以擱在動詞的前頭，以強調行為動作所產生的效果。例如：

富陽等地說：飯一通燒，衣裳一通洗，半日過去特。

義烏等地說：一記哭，一記笑，面皮厚。

這種說法，不見於杭州、嘉興、湖州、溫州等地。

4 動詞重疊帶補語

在普通話裏，單音動詞重疊不能帶補語，或者說帶補語的單音動詞不能重疊。如“講講”、“講好”、不能說“講講好”。而在方言裏單音動詞重疊可以帶補語，而且常見。

動詞重疊帶結果補語：

縛縛牢 磨磨光 吃吃飽 寫寫好 排排齊 削削光 填填平

曬曬乾 講講靈清 汰汰清爽

動詞重疊帶趨向補語：

拖拖上來 壓壓落去 送送過去 推推出去 掇掇過來 軋軋進去 帶帶出來

收收起來 寄寄出去

這種單音動詞重疊帶補語的格式和單音動詞帶補語的格式相比，有明顯不同的語法特點，前者前面不可加“沒”、“沒有”、“未”、“未曾”這樣的否定副詞，後面也不可加含“已然”義的語氣助詞；後者都可以加。以杭州話為例：

可以說：沒有排齊。排齊得特（了）。

不可說：沒有排排齊。排排齊得特（了）。

5 雙賓語的語序

雙賓語句，句中的兩個賓語：一個指人，叫間接賓語；一個指物，叫直接賓語。按普通話的規則，間接賓語在前，直接賓語在後，如“送他一本書”。在方言裏，這兩個賓語的語序比較靈活，也可以顛倒過來，把間接賓語放在直接賓語之後。例如：

蘭溪話：分支筆渠（他）。（給他一支筆。）

紹興話：撥本書我。（給我一本書。）

嘉興話：送件衣裳伊（他）。（送他一件衣服。）

但這不等於說凡雙賓語句的兩個賓語都可以隨意互為先後。兩個賓語，孰前孰後要看動詞的性質、句型等而定。例如：

嘉興話在“欠”、“贏”、“輸”等動詞之後，間接賓語一定得放在直接賓語之前，即跟普通話相同。例如：老王欠老李五塊洋鈔。我輸伊兩盤棋。

武義話在下列問句中，直接賓語一定得放在間接賓語之前。

儂送弗送本書渠（他）哪？

儂弗送本書渠（他）啊？

儂送本書渠（他）弗哪？

儂弗想送本書渠（他）啊？

方言裏的雙賓句，有時可以把直接賓語提到句首或動詞之前，而數量詞仍留在動詞之後以突出直接賓語所指的“物”。例如：

嵊州話：你洋鈔借兩塊我。（你借兩元錢給我。）

金華話：阿儂書送兩本儂。（我送你兩本書。）

嘉興話：書你送本伊。（你送他一本書。）

武義話：衣裳阿儂送件渠。（我送他一件衣服。）

6 賓語和補語的語序

動詞的後頭既有賓語又有補語時，賓語和補語的語序，方言和普通話有幾點不同。

代詞賓語和可能補語的語序：

普通話把可能補語放在代詞賓語前面。例如：說不過他。說得過他。

有些方言既可以把可能補語放在代詞賓語前面，又可以把代詞賓語放在可能補語前面。例如嘉興、嘉善、平湖、海寧等地說：講弗過伊。講伊弗過。對弗起伊。對伊弗起。

有些方言除有上述兩種語序外，還有第 3 種說法。例如：

龍泉等地說：對否住渠。對渠否住。對否渠住。

慈溪等地說：話弗過渠。話渠弗過。話弗渠過。

魯迅的《狂人日記》裏也有第 3 種說法的例子：……豈能瞞得我過……

代詞賓語和數量補語的語序：

普通話把代詞賓語放在數量補語前面，如：叫他一聲。踢它一下。

有些方言正跟普通話相反，把數量補語放在代詞賓語的前面。例如：

金華話：打兩記渠，渠也勿響。

代詞賓語和結果補語的語序：

普通話把結果補語放在代詞賓語前面，如：打死它。氣死你。

有些方言正和普通話相反，把結果補語放在代詞賓語後面。

例如：

東陽話：打渠死。踢渠破。敲渠碎。

寧波話：縛其牢。敲其煞。壓其扁。

嘉善話：鍋肉燒伊酥。

7 助詞“過”的語序

助詞“過”，在普通話裏總是緊跟在動詞後面表示“曾經”或“完結”的語法意義。

例如：

這本小說我看過。

等我問過了他再告訴你。

這種動詞後頭的“過”字，在方言裏大都還可以離開動詞擱到賓語或補語後面去。

例如：

杭州話：有個老倌找你過得勒。

金華話：阿（我）望戲過啦。

慈溪話：上日我看電影過哉。

下面舉兩個魯迅作品裏的例子：

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荊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兩地書》12 頁）

曾把原畫寄給我過，他自己把題目寫在紙背後。（《魯迅書信集》下卷 964 頁）

在同一個句裏還可以用兩個“過”，一個置於動詞後，一個置於賓語或補語後。如永康話說：王先生當過鄉長過。

8 副詞的語序

普通話裏的副詞，除了“很”和“極”可以後置當補語外，其他的副詞都只能前置當狀語。但在方言裏能或只能後置當補語的副詞就比較多，有“先”、“起”、“添”、“湊”、“過”、“煞”、“顯”、“快”等。

“先”

溫州、麗水、衢州等地區的方言裏都有個副詞“先”，常常跟在動詞後頭，表示動作“領先”。例如：

衢州話：你走先。

溫州話、麗水話說：你走去先。

桐廬分水話說：你行先。

在這類句子中，動詞前頭可以用“先”，不避重複，句子意思不變。如溫州、平陽、雲和、龍泉等方言可以說：你先走去先。

“起”

在金華、衢州、麗水、溫州和台州地區的一些方言裏，副詞“起”經常用在動詞或動詞短語後頭，表示時間在先。動詞前頭也可以同時用同義副詞“先”，意思不變。

例如：

金華等方言說：你講起。你先講起。

衢州、溫州、麗水等方言說：你走起。你先走起。

桐廬分水話說：你行起。

在平陽話裏，“起”、“先”可以連用，一起攔在動詞後頭，如：你走起先。

“添”

在溫州、麗水、金華、衢州等地區以及杭州地區紹興地區的某些方言裏，副詞“添”經常用在動詞短語或動詞後頭，表示“增加、增添”的意思。動詞前頭也可以同時用同義副詞“再”或“還”，句子原意不變，例如：

金華話說：吃碗（飯）添。再吃碗添。

松陽話說：買添。再買添。

溫州話說：講遍添。再講遍添。

東陽話說：敢勿敢來添。再敢勿敢來添。

在魯迅的筆下也出現有用這種“添”字的例子：電燈壞了，洋燭已短，又無處買添，這學校真不便極了。（《兩地書》216 頁）

“湊”

在寧波、舟山、台州地區，以及紹興、衢州地區的某些方言裏，有個“湊”字，它的用法和意義跟“添”字相同。如象山、仙居、常山等方言說：買本（書）湊。再買本湊。吃碗湊。再吃碗湊。

以上“起”、“先”和“添”、“湊”四個副詞在常山話裏都用上了，金華地區用了“起”和“添”，溫州、麗水地區用了“起”、“先”、“添”舟山、台州等地區只用了一個“湊”。

“過”

副詞“過”，可以用在動詞或動詞帶量詞的後面，表示“重新”的意思。這個副詞大致見於嘉興、杭州、寧波、紹興、金華等地區。例如：

（介紹信）寫張過（重新寫一張）

（襯衫）買件過（重新買一件）

這種“過字結構”，動詞的前面還可以同時加上個“再”字，原意不變。如可以說成“再寫張過”、“再買件過”。但“再”不等於“過”，不能代替“過”。“再”表示“重複”，有“增量”義。“過”表示“重新”，有“更改”“增質”義。如“寫張過”，意為原先寫的那張，不算數，重寫一張。

“快”

副詞“快”表示“即將”的意思。用在動詞、形容詞後面、也可以用在動詞、形容詞的短語後面。這個副詞多見於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舟山等地區。下面從平湖話和紹興話裏舉些例子。

杭州到快哩（快到杭州了）。

伊個（合）病好快哩（他的病快要好了）。

到北京快哩（快到北京了）。

吃飯快哩（快吃飯了）。

天亮快哉（天快亮了）。

生活做好快哉（活兒快要幹完了）。

“顯”

副詞“顯”。表示“很”、“非常”的意思。用在形容詞或形容詞性詞語後面。這個副詞多見於溫州、麗水等地區。例如：

好顯 大顯 高顯 熱顯 多顯 長顯 威風顯 腹痛顯 生好顯 勤力顯

難為情顯 擺架子顯 上臺盤顯

“猛”

副詞“猛”，表示“很”、“非常”的意思。用在形容詞或形容詞性詞語後面。這個副詞多見於金華、舟山等地區。例如：

甜猛 大猛 長猛 短猛 輕猛 重猛 高興猛 古怪猛 吃力猛 好食猛

難服侍猛 擺架子猛 難為情猛

9 與雙賓語有關的句式

方言裏，有一種雙賓句式，是直接賓語置於間接賓語之前。這裏說的就是由這種雙賓式和兼語式、連謂式連環組合而成的複雜的謂語形式。其中有如下兩種不見於普通話。

一種是由雙賓式和兼語式組合起來的。它的語序是“動詞+兼語+動詞……”。例如：
我撥蘋果伊吃（我給他吃蘋果）。

伊撥香蕉我吃（他給我吃香蕉）。

另一種是由雙賓式、兼語式、連謂式組合起來的。它的語序是“動詞+兼語+動詞……+動詞……”。例如：

買塊布外甥做件衣裳過生日。

送套時裝伊著著漂亮漂亮。

這兩種連環式的謂語結構形式，它的特點都是以直接賓語置於間接賓語之前的雙賓語式為基點。

10 受事（賓語）前置的主謂謂語句

普通話“我吃過飯了”，方言裏習慣說成“我飯吃過了”。從兩個句子中各個成分之間的語義關係看，前者是“施事（主語）•動作（動詞）•受事（賓語）”；後者是“施事（主語）•受事（賓語）•動作（動詞）”。從謂語的結構類型看，前者是“動賓謂語句”；後者，從方言角度看，似宜看作“主謂謂語句”。

作為方言的一種“主謂謂語句”，它的特點是“主謂謂語”的主語，即意念上的受事賓語，不是被強調而提前的。而是動詞後頭帶有動態助詞或別的成分時，其動詞所涉及的對象，往往攔在動詞前面，成為結構上的（受事）主語，絲毫沒有強調的意味，是一般的常用的句式。例如：

阿儂電影望過罷（我看過電影了）。

伊衣裳洗過勒（她洗過衣服了）。

你飯吃飽啦（你吃飽了飯了）？

11 被動式

用表示被動的介詞引出施事賓語構成介賓短語作狀語的句式，叫被動式，也叫被動句。如“大姐被孩子吵醒了”。方言裏也有被動句，跟普通話的被動句比較有下面兩點不同。

第一 所用介詞不同。

普通話常用“被”，口語裏多用“給”、“叫”、“讓”。方言裏除有的也用“讓”外，都不用“被”、“給”、“叫”。方言裏多數用“撥”，也有用“則”、“得”、“掐”、“本”、“分”等等。例如：

上虞話：茶杯撥伊敲破哉（茶懷被他打破了）。

常山話：書讓弟弟撕破罷（書被弟弟撕破了）。

余姚話：鈔票則人家騙去哉（鈔票被子人家騙去了）。

松陽話：渠掐癩犬齙勒一餐（他被瘋狗咬了一口）。

東陽話：雨傘得別家佗去哇（雨傘被人家拿去了）。

里安話：渠 丐發旺狗咬一餐（他被瘋狗咬了一口）。

第二 介詞後頭帶不帶賓語（施事）兩者有別。

普通話介詞後頭有時可以不帶賓語，如“大姐被吵醒了”。方言裏介詞後頭一定帶賓語，否則不成句子。如上述 6 個例子中的“伊”、“弟弟”、“人家”、“癩犬”、“別家”、“發旺狗”等 6 個施事實語都不可以省去。

普通話的“叫”和“讓”不帶賓語的時候較少。

12 處置式

處置式常稱“把字句”。它的結構特點主要是用介詞“把”引出受事者構成介賓短語作狀語，如“老王把後門堵住了”。這一類句式通常有表示處置的意思。方言裏的處置式，在結構和介詞的選用上都有自己的特點，有別於普通話的把字句。

第一，方言所用的介詞，常見的有“撥”、“拿”、“挪”、“幫”、“則”、“得”、“約”等，很少用“把”的。例如：

紹興話：侬（你）撥衣裳脫落來。

海寧話：挪衣裳汰汰（洗）乾淨。

松陽話：幫厄個雞殺勒去。

天臺話：爾（你）則書拿來。

諸暨話：我得葛只箱子安安好。

第二，常用一個虛化的代詞置於句子末尾，似有複指賓語的意味。例如：

金華話：幫末張台桌揩揩渠（它）。

杭州話：撥房門關掉它。

第三，把賓語提到句首，用代詞複指被提前的賓語，構成“介代短語”置於動詞前面。例如：（方括號表示可加可不加的代詞）

嘉善話：鈔票[我]拿伊用脫。

房間[你]拿伊掃乾淨。

第四，不用介詞，照樣把賓語提到動詞前面去，表示處置。例如：

杭州話：個（葛）只桌子搬掉它。

永康話：前門開出來，後門關掉去。

嘉興話：個（葛）幾隻蘋果吃脫伊。

基地建设

张曦书记考察我资料中心

4 月 21 日上午，张曦书记考察了我校古文献与汉语史资料中心。古文献与汉语史资料中心由我校古籍研究所和汉语史研究中心共建，共有藏书约七万册，并有全套的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其中敦煌资料、古文献、古汉语资料收藏之富，居全国同类学科前列。张书记对古籍研究所和汉语史研究中心重视资料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并了解了有关教师的科研情况，希望大家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沉潜务实，努力打造一流精品。

校长助理、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罗卫东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超孚陪同考察。

吴朝晖副校长来我中心考察工作

6 月 27 日下午，吴朝晖副校长亲临中心视察调研。校社会科学研究院罗卫东常务副院长、褚超孚副院长陪同考察。

在中心期间，吴校长听取了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的工作汇报，并与中心副主任张涌泉、王云路教授进行了座谈，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吴校长详细地询问了中心的工作开展、成员结构、在研项目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问题，还对中心负责人提出的具体困难作了回应，指出对汉语史研究中心这样的基础研究型基地需要扶持，应该有一些专

门的措施和政策。在总结讲话中，吴校长强调了中心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工作重要性，同时对中心如何继续创新、如何提高国际化提出了要求。

随后，吴校长一行还参观了中心资料室，听取了介绍。

学术交流

颜洽茂教授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

2008 年 1 月 9 日至 19 日,我中心颜洽茂教授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期间,颜洽茂教授访问了西悉尼大学(WESTERN AVENUE UNIVEISITY OF SYDNEY)、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与西悉尼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玛利亚·张、奥克兰大学学习中心总监 JULIE 进行了学术交流。

中心召开省内专家咨询会议

为加强与省内高校和语言学界的联系,2008 年 2 月 10 日至 11 日,本中心召开省内专家咨询会议。应邀与会的有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浙江工业大学文学院院长孙力平教授,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王建华教授,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先亮教授,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宁波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志锋教授。本中心方一新教授、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颜洽茂教授与会。大家就加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与浙江省语言学界、省内高校的联系和合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

日本创价大学水谷诚教授 来我中心与研究生座谈

2008 年 3 月 11 日上午，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知名汉语语言学家水谷诚先生来我中心与研究生座谈。

首先，水谷先生作了题为“关于《类篇》和《集韵》的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集韵》与《类篇》关系非常密切，《类篇》是《集韵》的多音字典。然后通过对《集韵》两个版本：首都图书馆本和述古堂本的比较对照，找出其反切的差异，归纳出大致有百分之一的不同。又用这百分之一的不同反切与《类篇》中的反切比较，发现人们平时不大注重的述古堂本与《类篇》更趋于一致。而平时人们认为质量更高的首都本与《类篇》则不太符合。所以，水谷先生认为，今后的《集韵》的研究应重视述古堂本。

之后，水谷先生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对《集韵》的相关情况做了介绍，并同我中心的陈东辉教授就版本问题交换了意见，与同学们交流和讨论了《集韵》研究的相关问题。

本次座谈由浙江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黄笑山教授主持，汉语史中心的研究生和部分教师参加了座谈。

颜洽茂教授率团赴香港考察

200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以我中心颜洽茂教授为团长的浙江大学考察团，赴香港有关大学进行了考察学习。考察团先后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进行了会谈与交流，接触了大学教务长、部门主管和有关学者，详细了解了这些高校的理念与使命、定位与目标、教学科研架构与教学科研运行机制，分享了 5 所高校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2008 年 5 月 3 日下午，刘丹青教授做了题为《谓词重叠疑问句的语言共性及其解释》的学术报告。报告分为两大部分：一、材料和共性；二、解释和原则。刘丹青先生通过考察几百种汉语方言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发现了与谓词重叠疑问句有关的两条共性：

共性 I：因双音节谓词 AB 的正反问句脱落否定词而造成的重叠问句，只能重叠其中的一个音节（A 或 B）构成 AAB 或 ABB 式，不能重叠整个双音词构成 ABAB 式。

共性 II：在使用重叠问句的方言中，如果有双音节谓词两次都完整出现的 AB-Neg-AB 式正反问，则肯定有其中一次谓词脱落一个音节的正反问 A-Neg-AB 或 AB-Neg-B 式。

在报告第二部分，刘丹青先生对这两条共性作出了三条具有普遍意义而非特设的解释：

原则 1：词语的脱落不能以导致语义改变为代价。

原则 2：词语内部音节的脱落不能改变词的整一性和语义同一性。

原则 3：越是整体性凝固性强的构式其内部成分越容易脱落。

原则 4：经济原则在一个结构内的作用顺序是成分的语义贡献由小到大。

这 4 条原则解释了不允许出现 ABAB 式问句的共性 I 和共性 II 的原因，刘丹青先生还根据前人研究，提出了一条“首尾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解释了为什么语言中只出现 A-Neg-AB 和 AB-Neg-B，却没有逻辑上存在的 AB-Neg-A 和 B-Neg-AB 结构存在。

报告会由汉语史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他认为刘丹青先生的报告理论和材料结合紧密，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大家学习，随后老师和同学就吴语中的疑问形式、重叠疑问的历时发展、语调与疑问构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刘先生一一详细作答。最后，中心彭立贞副教授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从刘先生的报告中体会到三点：一、要有丰富的材料；二、要有高度的共性；三、要有严密的证明，刘先生的报告是一个十分精彩的报告。

南京大学中文系刘晓南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2008 年 6 月 4 日晚，刘晓南教授来我中心作了题为《闽蜀同风与方言》的学术报告。

刘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宋代的“闽蜀同风”现象，讨论了闽蜀同风所反映的语音问题，认为宋代文献中的闽蜀同风其实是宋代闽蜀方音相近的曲折表达。

然后，参与报告的教师和研究生就移民和方言的关系问题、宋代闽蜀方音相近的论证等相关问题和刘教授进行了讨论。

本次报告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黄笑山教授主持，汉语史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成员彭利贞副教授出席了本次报告。

南开大学石锋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2008 年 6 月 19 日晚，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石锋教授应邀来我中心作了题为《实验音系学与语音格局分析》的学术报告。

石教授就实验音系学是什么、语音实验与语音格局、汉语声调格局分析、汉语元音格局分析、汉语辅音格局的初步分析、儿童元音的发展、中介语元音系统、方言接触中的元音表现、实验音系学的前景等问题作了介绍和讨论。

报告后与会师生与石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报告由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外语学院的吴洁敏教授和中心的彭利贞副教授等也出席了本次报告。

研究生动态

中心博士、博士后举行 论文开题报告会

1月6日下午,汉语史研究中心06级博士研究生以及06、07级博士后在东一612举行论文开题报告会,丁锋先生、中心老师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报告的同学有柴红梅、陈源源、卢巧琴、徐武林、邢晓姿、赵庸6位博士研究生和李倩、陈玉洁、田春来、王月婷4位博士后。会上,各位同学悉心听取了老师们对论文选题、语料选择、章节安排、参考文献等方面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使同学们深受启发。

中心举行 2007—2008 秋冬学术沙龙

1月16日,由我中心研究生会组织的学术沙龙在东一教学楼612室举行。本次沙龙的主讲人为我中心陈玉洁博士,报告题目为《语言类型学与量词研究》。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语言类型学的起源与发展,当代类型学与古典类型学的区别以及形式语法和语言类型学所共同追求的语言共性之间的异同,指出形式主义所追求的共性在哲学基础、研究方法、数据库大小、重点关注领域等方面有别于语言类型学所追求的共性。

第二部分:对当代语言类型学所关注的经典问题:颜色词、使成式、关系从句等

进行了举例分析，展示了依据当代类型学研究方法所得到的蕴涵共性和等级序列。

第三部分：陈玉洁博士重点介绍了从类型学角度如何进行量词研究。她以多种语言材料为例，展示了世界语言中多种类型的量词，并以汉语方言材料为例，显示了某些汉语方言（如吴粤语）量词的独特用法实际上并不独特，以及他们所展示的类型特征。

报告之后同学、老师积极讨论，就量词的范围、关系从句的等级序列以及颜色词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本次沙龙由我中心研究生会主席辛彩凤同学主持，中心硕、博士研究生、语言与认知中心的数名博士生参加了本次沙龙。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也参加了沙龙活动并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本次沙龙活动，并对下学期的学术沙龙活动提出了宝贵建议。

汉语言研究所第二届论文报告会 圆满落幕

4月12日上午，汉语言研究所第二届论文报告会开幕。

出席报告会的老师有方一新教授、池昌海教授、陈东辉副教授、姚永铭副教授、彭利贞副教授等。尉万传、赵庸、李倩、王月婷、陈玉洁、田春来等博士作为论文报告会的点评人出席。报告会由汉语言研究所学生会主席辛彩凤博士作主持。

报告会分博士组和硕士组。硕士的报告由相关专业的博士作点评，博士的报告由博士后作点评，最后在场的师生提问，进行互动交流。

附：

第二届论文报告会获奖名单公告：

博士：

一等奖：陈源源

二等奖：张薇 宫钦弟

三等奖：袁碧霞 肖治野 凌瑜 熊娟

优秀奖：贾改琴 王丽香 郭晓妮

硕士：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倪菊华 孙越川

三等奖：常利洁 张龙 唐银国

优秀奖：空缺

我中心五位同学荣获 第十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奖学金

2008 年 6 月 4 日下午，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在东一楼 612 举行了第十届中国古典文献学颁奖仪式。

中国古典文献学由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组织评定的全国性奖项，每两年举行一次，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国内著名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中，择优推荐、参评。该奖的评审条件严格，每次都由专家一同评审，分别评出博士、硕士和本科一等奖一名，二、三等奖各若干名，一等奖常有空缺。

此次评审，中心共有四位本科生和一位研究生喜获此奖。他们分别是：

本科生二等奖：古典文献 2004 级 张艳

古典文献 2005 级 王勇

本科生三等奖：古典文献 2004 级 金灿灿

古典文献 2005 级 叶敏佳

硕士研究生三等奖：胡雪莉

颁奖仪式由古典文献专业副主任陈东辉老师主持。古典文献专业方一新老师、黄笑山老师、姚永铭老师等都出席了颁奖仪式。会上，方一新老师介绍了此奖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成就，并向获奖同学表示祝贺。他指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奖学金是由全国高校古委会评定的全国性奖项，今年我院古典文献专业有五名同学获

奖，是你们的荣誉，也是我们的骄傲，值得祝贺。”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老师们分别向获奖同学颁发获奖证书及奖金，并与获奖同学合影留念。

南开大学石锋教授与我中心研究生 进行学术座谈

2008 年 6 月 20 日下午，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石锋教授来我中心与研究生进行了题为“语言在哪里”的学术座谈。座谈由石教授主讲与学生讨论相结合，围绕语言、言语、语言学等系列问题展开，气氛活跃，深入浅出。

座谈会由彭利贞副教授主持，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出席了本次座谈。

感谢赠书

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先生向我中心赠送著作《中国音韵学》，在此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教授刘晓南先生向我中心赠送著作《汉语历史方言研究》，在此表示感谢。

浙江师范大学陈耀东教授向我中心赠送著作《张志和研究》，在此表示感谢。